文學叢刊

黃沙

以靳

文化生活出版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黃沙

靳以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集

第三集

共十六冊

星 葉紫 長篇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
栗子 蕭乾 短篇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
綠葉的故事 蕭軍 散文
夜景 艾蕪 短篇
橋 悄吟 散文
春風 張天翼 短篇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
黃沙 靳以 短篇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

後記

我不知道何以我只能寫了這些篇悲慘，不幸的故事使每個人讀過後感到沉重。許多友人們都說我不該來處理這僻靜的題材，他們還覺得多少有些在人情之外，說到若是常此下去我自己也許會成爲中間的一個人物。我不否認他們的話，可是這一些人物和遭遇都是我在這個好社會上不爲人所注意的角落所尋出來的。他們活在那裏，不爲人知道，不爲人注意，他們就是想叫一聲也爲人掩住了嘴，說是那樣會擾亂了社會的安寧與成功。所以他們有的被處死了，因爲他們只是一些社會上的廢物。

在這樣的社會上我活了許久，日間我忙碌着自己，跑到這裏又跑到那裏，我看好人物的笑容，聽詩人的吟哦，可是我要再鑽深一步，於是我看到那麼多悲慘的臉，

他們愁苦地望着我，想說什麼話的，嘴卻像是爲人鉗住了。到了晚間我是一個人，檯燈光只照亮了我的書桌，於是我好像就看到那些有着悲慘命運的人顯現在我的面前，我還聽着他們的訴說。

我不能以沉默來使我自己心安，我就寫，寫下這許多篇使人不快活的小說。從晚間我要寫盡了夜，黎明再來到，聽晨鷄第一聲鳴叫。我的健康也曾被打倒了，在昏沉沉的燒熱中我還看到那些臉。等我好起來的時候，我重新再提起筆來。

我寫去路，我寫亡鄉人，因爲我也像他們一樣念念不忘消磨我童年的地方。在那裏我住過十年以上的日子，我更愛那裏的人，因爲他們爽快粗直。我總記得有一天，當我還住在×城的時候，看到一長隊的婦孺站在街傍請求當政的救助。他們只是哀苦無依的人，可以養活他們的人都死在沙場上，他們信賴國家，遠迢迢的跑來，卻落得連兩頓粥也沒有。他們在寒風中站立，武裝的警察守在官署的門前，好像對這些失去鄉土的人準備着最後的抵禦。我聽到了，我看到了，我還能一句話也不說

守在一傍麼？

殘葉是一篇眞實的故事，不過由我寫下來而已。我不誇張，也不虛構，我寫黃沙，雨季，過載的心，霧晨，雪朝，都是如此。像雪朝中那樣渺小的人物，社會中到處都有；可是沒有人注意他們，因爲他們是過於渺小了。我原是想把霧晨寫成一個美麗的故事，一落筆，就與原意相反了。在我所居住的那個城中，有那樣的河，到了冬天，沒些生活在河上的人也就住在船上或是在河邊搭起粗糙的草棚。可是這一年冬天是那麼長，他們都陷在不幸中，爲我所寫出的還只是許多不幸中的一個。在過載的心中我描繪着一個善於忍耐的人，他自己忍耐，他要別人也忍耐。終於他的心爲忍耐壓倒了，他也就從這個世界上消滅。我們還不只從他這裏得着忍耐的教訓，往昔的人也告訴我們忍耐；但是我們是不是也要忍耐到喘着最後的一口氣？雨季的丈夫是一個小人物，可是他是那麼一個可愛的小人物。黃沙中我寫一個狂人，他卻永遠和這個社會隔開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許多人都說我不該把他們時常安排到死路上去，我也這樣想；可是我又怎麼能使他們活下去呢？這個社會只是那些好人物的天下，他們不要這些無用的人，有一天，我們自己也許要被這樣的社會所摒棄的。

對於這本書我有一點小小的偏愛，因爲它幫助我永遠記着活在這世界上不幸的人們。

斯以 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目錄

去路……一
殘葉……三一
雪朝……六一
亡鄉人……八七
雨季……一一九
過戰的心……一四九
霧晨……一七五
黃沙……一九七
後記……一

去路

一

落日把金子般的光輝撲向了地面，溫煦地撫摸着樹的尖梢，草地和河流：樹梢輕俏多姿地搖曳着，草地顯得是更柔軟了，細語般潺潺地流着的河流，作爲答語似地，反映着一點閃閃的光。原野是更廓寥，更廣大，更寂寞了。

成羣的鳥驚惶地飛了來，叫着，尋找着自己的窠，在這殘弱的餘光裏，牠們要回到他們的家，不然，牠們將失去視力，迷在陌生的所在。可是守在窠裏的老的鳥和小的雛，爲了引路和盼望，也在叫着，那嘈雜的聲音，溶成一片了。野花安靜地垂了頭，等待着夜來的露水和明日的朝陽。

一切的影子變成細長的了，鋪在地上，犬膽怯地驚恐地吠着，——一個，兩個，遠遠近近地都在應着。淒涼地震漾着這平和的空氣的，還有那遼遙地響着的號角。那好像是非人世的聲音，可是卻扯動了每個人的心。

天邊上燒紅的雲彩，顯露着最後的艷麗的顏色，不顧自身地眩耀着。隨着一點風的力，幻成人物花草禽獸景物的形狀，那都是一瞥卽逝，像是比無常的人生還要匆促些。

樹林的陰影蓋過了河身，還蓋上了河右岸的五座大小的墳墓。在墳墓的近傍躺着一個中年男子，他仰面臥着，把兩隻手平平的鋪在頭下。他好像已經來了些時候，因爲墳前放着的採擷下來的野花，已經萎軟成一堆。他的眼睛茫茫地望着，像是在想着些什麼又像是沒有想着什麼。他有着一副大骨骼，一雙大眼睛。他的顴骨是出奇地高，像兩座小小的山排在臉頰上。他的鼻子也是大的，寬和高有着同樣發展；長着厚唇的嘴卻緊緊地閉着，好像是他盡力地管住了牠，要牠沉默着，一切的苦辛

只留在自己的心中。

也許因爲一點疲倦了，他轉過身去，他的臉望着那墳墓——那裏面睡着他的母親，他的妻，和他的兒女。他那平坦的腦後部，看出來他是一個失去鄉土的人，——在那個地方，嬰兒是習於仰睡在搖籃裏的硬枕上，所以纔有了那樣的頭骨。他的家，雖然是在千辛萬苦中進了關，卻在四年裏死去了五口人。留下來的只有他，還有一個七歲孱弱的叫做虎兒的孩子。他把死去的人葬在這裏，每個黃昏他來到了這裏，這裏對他像是更有一點家的意味。

每天他躺在這裏，任着時間自由地流過去，等到太陽眞的沉到了地下，他纔戀戀地站了起來，雖然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心中也這樣癡呆地想：『他們老的老，小的小，又沒有一個男人，我怎麼能就把他們留在這裏呢？』於是他的腳跟像是更難提起來，他俯下身去摸摸這個又摸摸那個，好像在向每一個道着晚安。終於是走了，要說着：『不要怕，我明天來看你們，有一天，我要你們躺到咱們的家鄉去。』

每次當他說到了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總滾下兩顆大淚珠來。他有着莫遏的憤恨，可是這憤恨應該落在誰的身上呢？想起來的時候他的青筋突起來，拳頭緊緊地握着，即是朝了一無所有的空中，他也要猛烈地揮動着，做成擊打的樣子。

他永遠記住母親臨死時候的話：『怎麽的我也沒想到死在這兒，拋鄉離井的好幾千里地！我是做了哪份孽呵，要我這老骨殖歸不得家？好孩子，記住了，咱們還是得回到咱們的家，一等平定了就回去，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得回去陪你爹，要不，要不，我的魂靈也安靜不了！』

可是她墳頭上的草已經青過三回了，她還只是躺在這地方。她的兩個孫兒一個孫女，同時爲了急性傳染病躺到她的身邊也有了一年半；在前五個月，她的兒媳婦又爲了難產喪失了她的生命。

『死了好，都死了吧，不死怎麽活下去呢？……』

當着他的妻也死了的時候，他就像瘋狂了似地喃喃地說着，他沒有了家，他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批着那個七歲的孩子在街上走了整整的兩天。他們被房東攆出來，到夜來他們睡在別人的屋簷下，太陽還沒有冒出來的時候，就要爲人家驅逐着，像驅逐着沒有家的狗。

『喂，喂，找個地方去涼快涼快吧，這麼大的人，幹什麼沒有一點志氣，做什麼也比討飯強呵！』

他總是翻了翻眼睛，什麼話也不說，站起身來，把還在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中。這樣孩子被驚醒了，用他那細弱無力的聲音號着，在年齡和體質上，他正是需要過多的睡眠。

他一面哄着孩子一面挨着路，他疲倦地擡起眼睛來望望前面，哪裏是他要去的地方呢？

突然一天在街上他遇見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那個男人重重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停住了，迅速地搜索盡了自己的記憶也沒有想起那個人是誰，和在

哪裏曾經見過；可是那個人卻豪爽地用高嗓子說着：

『你不是老楊麼？你怎麼不記得我了，我姓王，我的名字是——』

他想着，可是他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他聽着他說：

『——是賓之，你不記得那一年我到貴處去，我們很見了幾面，意氣相投，差點沒拜了把子？我還見過老太太，大嫂子，那時候大嫂子纔過門一年多——』

『噢，噢，——』他沒有等他說完就岔了他的話頭應着：『我想起來了，我們一見就投緣，我稱你老弟，我家裏的也稱你老弟？』

『是呵，是呵——』

『我眞眼拙，會記不起來了，……』

『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你弟妹，我們纔住到這兒兩個多月。』

站在那個男人身邊的女子，和善地笑着，她全不顧虎兒的汚穢臉相，就用手輕輕地撫着他的頭。

『我可來了不少日子，自從事變我就住到這裏，早先我不是這樣，眼下，……』

他說不下去了，一個強硬的漢子，眼睛裏竟有淚水打着轉。

『老太太呢，大嫂呢，她們沒到關裏麼？』

『她們同我一路來了，可是他們都故去了，還有我的四個孩子。只剩這一個了，還不知道怎麼樣！』

『你住在哪兒呢？』

『我，……我，……我沒有家。』

『好，好，住到我們那兒去吧，這點臉總得賞給我。她能替你照顧照顧孩子，我也能給你設設法，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爲了不願意給別人意想外的麻煩，纔待要尋找些什麼理由推辭的時候，那個女人又在說了：

『就不用猶疑了，住到我們家去吧。誰保得住不要別人來幫幫忙，以後我們要

你幫忙的地方也多着呢。』

再看到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對女人依依的情態，自己就再也不能說什麼了，於是他的眼睛裏冒着感激的光，微微地點着頭了。

這樣他就住到友人的家中，友人夫婦都對他十分親近，像家人一樣待他。那個孩子，雖然有了住處也沒有使身體好起一些來，病總是纏着他，臉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胸前的肋骨，都能一根一根地數了出來。他會有着這樣不近情理的思想：

『也許他媽想他了，要他也睡到她的身邊去。』

只要有這樣的一天，他就有另外的一條路要走；可是孩子的病雖纏綿，卻還用瞇縫着的小眼貪婪地望着這個世界，像是還十分貪戀着這個世界。

就捨開孩子呢，他還有一點不忍，而且也對不起那一對好心的友人夫婦。

『等待吧，等待吧，總要有那麼一天的。』

他總是這樣想着，就是當他這一天躺在草地那裏他也是這樣想着，到那時候

他要死去的母親，妻和兒女們的福佑，不是他能達到母親最後的心願，就是和她們在另一個世界中相會。

不知從哪裏，天上忽然扯起來獰惡的黑雲。十分迅速地就蓋滿了天，把那在地上浮游着的最後的一點光也關住了，待他知道了，站起身，大滴的雨已經急遽地下了起來。這原是一無遮蔽的曠野，只一些時，他就被打濕了，先前的一點驚惶，反不知道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爽性用着極安詳的步子走着路。

像這樣的大雨，是可以帶給人一些恐怖的感覺；可是他的心卻十分平靜。他覺得這些都沒有恐懼的必要，更艱險，更需要膽量的一條路就在他的面前留存。就是在那上面行走的時節，他也還需要相宜的鎮靜。

閃電急速地劃開黑暗的天，雷就像從那裂罅滾向地面上來，擊打在地面上的雨點，發着雜亂的聲音，好像在給地以一種懲罰。

他的頭髮被雨冲亂了，雨水還流進眼睛裏，覺得出一點澀痛。走在路上的腳，是

全部浸在水中的，天是異常的黑，眼前是一片暗，當着閃電亮了起來的時節，他纔看清楚了道路和方向，他就能更堅決地更有把握地邁着他的腳步。

二

像冬日裏躲在河下被漁人攪昏了的魚介一樣，在那段時間中，他是十分張惶失措了。一晚的槍聲砲聲之後，天地就改了樣，他模模糊糊地看到這裏那裏飄着的太陽。

『這是啥事呵，這是啥事呵？……』

年老的母親不斷地喃喃着，連珠似地唸着佛號；孩子們哭着，妻是跑出跑進的不知道該怎麼好。

『你再哭，看鬼子抓了你去灌洋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